

金锁误红颜

——京剧《金锁记》之编剧说

■ 常晓华

舞台上夜风凄凄，光线暗淡，曹七巧像一个纸剪的媳妇人儿，在自己命运的阴影里左顾右盼，踟蹰不前，而那唱了一生的小曲儿早已如泣如诉、调走气绝……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特别荣誉奖”，由台湾国光剧团演出，王安祈、赵雪君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编写的京剧《金锁记》，以曹七巧个体人生的不幸遭遇，演绎出一个久远时代的满目沧桑，真实地再演出饱尝生活煎熬的某些中国旧女性的悲剧命运。

无情剖析一把刀

编剧是高手并独具慧眼。

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睿智，在清代中国传统女性的群像中筛选出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曹七巧。虽然这是个张爱玲笔下人们熟知的恶母典型，但要以传统戏曲叙述故事的方式搬上舞台并使其动人心魄，波澜再起，则需花费一点别样的心思与手段。

看过京剧《金锁记》的人应深有感触，编剧们似乎等同于一位手执锋利刀子的外科医生，面对着七巧这个人，细细地窥视这颗女人的心，慢慢地观察它由红转黑、由热变冷的三十载漫漫历程，进一步咀嚼着、品味着、体会着，苦难生活的磨砺如何使一个灵魂渐渐扭曲打结，最终变得粗糙及毫无血肉情感，需要多

少艰辛的岁月摧毁，再从中发现许多新奇的东西，才能将七巧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矗立于舞台之上，把她一步步的转折、一次次的蜕变凸显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曹七巧是人们古今生活中无数不甘忍受贫穷和平庸的女人的一个突出代表。

七巧出身卑微而貌美又心比天高。“侯门深似海”对年少不谙世事的她，更多的体现为画栋雕梁、锦衣玉食的理想生活。于是，那一根从朱门里延伸出来看不见、扯不断的红线，紧紧地缠绕着她那颗幼稚单纯却老是向往着荣华富贵的心。

虽早有门当户对、年貌相当的药铺伙计小刘的心仪，花季红颜终守不住心中的那份梦幻。主意一贯很正的七巧，为了少女企盼中那座金灿灿的山、那片银亮亮的海，那些五彩缤纷的虚华诱惑，她早已身不由己，深度痴迷，最终自己迈入了大户姜家的门坎儿。

只这一步，七巧便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丈夫姜二爷既瞎又瘫，性格乖戾，七巧一边儿忍受着非人生活的折磨，一边儿就愈加渴望着爱情的甜蜜滋润。即便是在她有了一双儿女之后，人近中年，其内心依然像情窦初开的少女那样，对期许已久的爱情依旧憧憬，时常

做梦，酷爱幻想。

风流倜傥的小叔子姜三爷，像一阵风似的在姜家大宅门里飘来飘去，他年轻又不同于其他的人，对貌美的二嫂尤其颇具好感。这春天里一丝丝的微微暖风，吹动了七巧那颗充满躁动不安、愁云笼罩的心。三爷是她当年拜堂成亲的“新郎”啊！他对她的种种暗示，几句恭维，几分挑逗，每每恰似一点点的星火，一次次照亮了七巧孤苦无依、寂寞难耐的心，引燃了她年轻时代曾经梦想里的那一簇火花。

京剧《金锁记》的编剧们没有将这个看似古老的故事平铺直叙，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观众的着眼点上，用简洁的手法在舞台上多点开花，不断闪回待嫁闺中的七巧及她的哥嫂。她的成亲之夜，一方面是以表现主义的形式将故事一片片串起来，叠压多层，使其不断地厚重、沉实，令故事有了一层诱人的朦胧面纱，让人曾似相识又饶有情趣。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的七巧，穿梭于大宅门里的姑嫂、妯娌之间，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牌场就是战场，她单枪匹马，力所不及，屡屡受挫，却从不低头，顽强地挣扎在风雨兼程的命运独木舟上。

七巧的故事及其命运在那个旧时代，是人们司空见惯了的大宅门里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只是在戏曲舞台上如何表现出这个老故事的一番新意，于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才是编剧所要作的大文章，而且要有大不同，甚至一鸣惊人。

京剧《金锁记》做到了。

刀刀见血不留情

七巧带着用自己一生情感酿就的那份痴心与那片痴情，为了爱而冒着破坏大家族礼教的天大风险，经常满怀着欢悦，像娇羞的小姑娘那样期待着姜三爷回家给她带来的情感美梦。她一个人痴痴幻想时，天真无邪的笑容深深地感染着人们，内心的希冀常常展现在她如花的

笑脸上，她以为，此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倾诉衷肠的人——三爷。她设想，身边终于能有一个心心相印的人结伴终生，并且总会有一天梦想成真，她期许着巨大的幸福，梦一样的活法儿随时会从天而降……

然而，极残酷的事实是：三爷不过是为了银子而顺便讨好恭维一下她这个二嫂罢了。

梦破碎了！心迷失了！人也随之疯狂了！

支持七巧生活的擎天柱轰然倒塌了！

她对男人铭心刻骨的爱恋及多年的期待，转瞬之间变成为咬牙切齿的痛恨与无名的愤懑。欺骗和绝望使七巧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她的心目中，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男人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能够爱恋的、甚至托付终身的。对于男人、对于生活、对于整个世界，七巧只有满腹苦水，一腔哀怨，还有无休无止的仇恨怒火。

精神的空虚和爱情的幻灭，使七巧把生活的全部寄予了实实在在的金银珠宝、房地产契。也许人生就是个简单的轮回，她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金银财宝，此时此刻真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挖空心思地计算大家族里的财产，不顾廉耻地在各房中间争夺私利，成为寡妇后，她愈加变本加厉地敛财，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

编剧紧紧抓住了七巧内心深处这最强烈、最细微的情感变化，以她对身边所有最爱的人的精神扼杀、情感封锁及其恶言恶语相向等一系列变态行为，剥笋般一层深似一层地不断揭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特殊人物的最终塑造。

除了守财，七巧还拥有一双儿女，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她的私有财产。

为了死看住儿子长白，让他乖乖守在自己身边，她撵弄他抽上了大烟，当亲妈的竟变成了害子、毒子的教唆犯，真叫人既恨又怜。儿媳妇过门后，七巧禁不住妒火中烧，她最见不

得晚辈们出双人对，心心相印，幸福美满。她没尝到的爱情糖果，任何人也别想舔到那甜滋味儿。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儿媳妇儿。于是，一个口蜜腹剑、色厉内荏、居心叵测的恶婆婆，开始了对晚生后辈们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蹂躏。

即便是对自己曾经最呵护、最疼爱的女儿，七巧也见不得其爱花爱草爱生活的笑脸。已是剩女的长安，好不容易有了心仪的男人，正像当年的七巧一样满怀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七巧却以看似毫不在意的一句欺诈之言，用极卑劣的手段，无情地剪断了女儿的这宗好姻缘，也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这一股股无尽的恨，一段段无止的怨，活生生扼杀了一个曾经满怀期许纯真和爱的女人。七巧将她面前所有的人，都看作是欺财诈钱的手、敌手，算计和欺诈充满她的心境，以致于她渐渐迷失了纯真善良的本性，成为一个扭曲成结、满身疮痍毫无母性的恶人。

黑色命运摆布了七巧的生活，七巧也在黑色命运的漩涡里改变了自身的明朗色彩。

那些泄愤泼怒、令人瞠目结舌的每时每刻，皆源自于七巧内心的畸形和龌龊。追根溯源则来自于七巧几十年来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来自于她一生所遭遇的不堪白眼。所有的怨、恨、怒、恶交织缠绕，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顷刻之间化为一颗颗沾满罪恶复仇的子弹，射向每一个与她有关联的人，彻底地击碎他们的心。见到那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恐怕是她最为惬意的一件事。

编剧对京剧《金锁记》中七巧丧失爱情甚至丧失人生希望后的种种描述，已经远远超出了小说原作的窠臼。理由很简单：戏要写深写透，并不在于恶母的形象如何鲜明生动，而在于更有力度地挖掘出七巧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内心世界，展示出这个女人历尽三十年的岁月

风霜，情感最终蜕变成什么颜色？而当下那个社会制度又该对七巧负什么样的责任？无数个七巧们的冤与恨去哪里申诉？

那个特定的时代赋予了七巧一切，七巧则成为那个时代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七巧心目中消失了爱情，也迷失了亲情，最后亦泯灭了自己的灵魂，只留下一副空旷的无情无义的躯壳。在无边的怨恨、无垠的敌视和无言的对抗中，她或者还期许着年轻时代的金银梦，这些沉重的家伙拴住了她的身，也锁住了她的心，使其陷入痛苦难当的日日夜夜，直至堕入充满死亡味道的黑暗地狱。

剧终时七巧那一段似唱非唱、长歌当哭的小曲儿，正是一个女人悲剧一生恰如其分的长长尾声……

能将戏曲中的人物塑造得如此细腻真实，引人注目，是十分鲜见的。除了原作的精彩，在舞台上观众们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戏曲编剧艺术手法的高超自由，灵动隽永。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出戏完全打破了传统京剧讲故事的程式，不仅关注大框架的搭建合理，更注重每一个细节的确实可信。在总体谋篇布局上大量吸收了影视、话剧的艺术特色及表现技巧，力求更贴近生活实际，将主人公七巧内心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尽收于观众们的眼底，并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使之为人物同喜共悲。

京剧《金锁记》的编写成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一次传统戏曲文学在新世纪发展进步的尝试。它真实细腻，生动传神，确实打动了许多观众的心。它也为中国传统戏曲舞台又添了一枝芬芳四溢的奇葩。

红颜始为金银误，
金银终伴红颜老。
一曲悲歌唱不尽，
枝枝叶叶总关情。

责任编辑 姜艺艺